

外国文学大系

真假猫女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大系/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北京 :学苑音像出版社 ,
2004. 5

ISBN 7 - 88050 - 383 - 8

I. 辉... II. 北... III. 文学—外国—故事 IV. I001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87995 号

外 国 文 学 大 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学苑音像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

开 本 850mmx1168mm 1/16

印 张 4100

字 数 56 0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数 1 - 5 000

书 号 ISBN 7 - 88050 - 383 - 8

定 价 10080.00 元(全 1008 册)

真假猫女

约翰·格雷戈里·贝但坦特著

百万富翁兼花花公子被谋杀

案犯疑为猫女

维姬·维尔 / 文

《格特姆环球报》特刊

社交界名流兼慈善家。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今天早上在韦恩邸宅其办公室内被发现已经死去。警方说，韦恩“被野蛮地抓挠伤，然后被人用鞭子勒死”，案子发现时鞭子还紧紧地勒在其咽喉处。验尸官的报告说，韦恩尸体的脸上和手上，“带有猫爪挠伤的印记”。塞莉娜·凯尔，即众所周知的“猫女”，警方正多方寻找，以审查其与此案的关系。

尸体是韦恩的管家阿尔弗雷德·彭尼沃斯于早晨约8:30时发现的。彭尼沃斯还提到，韦恩家中的好几件传家宝也已丢失，其中的一件是中国古玩玉猫雕像，价值至少20

万美元。凯尔被怀疑最近曾作了一系列重大的人室盗窃案。最新的一案（接A3，1栏）

猫女气得呼呼直叫。她未待看完此文，便把报纸搓成一团，向她那客厅的对面扔去。十多只猫看着这纸团滚动起来，最近处的一只灰中间白的花猫，却以闪电般的速度猛扑过去。猫爪飞舞，转眼间这纸团便给撕成了满地碎纸。

“克莉奥巴特拉，好样的，”猫女说道。这只雌斑猫高兴地看了她一眼，然后便优雅且有条不紊地开始舔它那爪子。“是该干点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好名声了。”

塞莉娜婀娜的身上只穿着一件豹子斑纹的紧身衣，她向后一仰斜躺在她私人住宅里的一张漂亮的黑皮躺椅上，房子里摆放着各种精选的艺术品，其中有些是她偷来的。她对报纸上登载的故事毫不感到惊奇。这当然有所不便，而且毫无疑问地使她生气，但却不是惊奇。

等到下午那版《环球报》送到她那秘密且高高在上的住所时，她在电台上已十多次地听到报导韦恩死讯的广播了。这一天的其他新闻显得很沉闷，于是臭名远扬的猫女野蛮地谋杀了一位广行善事的百万富翁，便成了各种报纸的头条新闻。

唯一成问题的是，这个案子不是塞莉娜作的。自从她对哈里·哈金斯的邸宅盗窃失手后，最近这几天她一直深居简出。那次盗窃真是糟透了。本来以为那老东西出城巡视他那些猫食工厂去了，谁知他竟心血来潮，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了他那计划。她按原计划准时钻进了他的住宅里，躲开了各个激光光束扫描仪及一个高级警报系统，岂料却在大厅里与老东西哈金斯差点撞了个满怀；当时他正坐在他那上足了润滑油的轮椅上毫无声息地在地毯上滑行。

两人都吃了一惊，互相盯着对方足有一阵子。猫女像猫那样呼呼叫着，挥动着她那剃刀般锋利的爪子。哈金斯用手揪住自己胸膛，开始发出绝望的喘息声。然后他捶了一下轮椅左臂上的急救按钮，于是警报声呜呜地响了起来。猫女只好逃之夭夭。

不到几分钟，一大帮私人医生及一架边上绘有大红十字的急救直升飞机便来了。猫女呆在这邸宅的高石墙上，看了好一阵子那最初手忙脚乱的急救行动。当警察开着灯光明亮、警笛呜呜作响的警车赶到时，她只好拔腿开路

回家，医治她那失手的创伤，等待时机再试身手。

第二天。塞莉娜获悉，她实际上把老东西哈金斯吓死了。他那无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但他在蹬腿归西时，却设法喃喃他说出了“猫女”两个字，从而把他的死亡与她联系到了一起。

此后警方便四出捉拿她。老东西哈金斯有一帮子朋友，全是些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想以对他进行谋杀的罪名逮捕她。结果，她只好决定这几天猫在家里深居简出。自从为老东西哈金斯举行过葬礼之后，除了从美食店买回几加仑奶油外，她一直没离开过她的住处。

现在看来，麻烦已找上她的门来了。某个家伙——假猫女——已经抄袭了她的惯用手法。鞭痕？猫挠的伤痕？偷走了一只猫的雕像？谋杀？

塞莉娜恨恨地想道：这家伙竟胆敢用血腥的爪印来玷污我的名誉，真是太可恶了。猫女不喜欢有人跟她竞争。她不喜欢自己没作案但却得替人背黑锅。但最重要的是，她不愿意错失像韦恩的玉猫古玩这样漂亮的小玩意。要是她知道韦恩邸宅有这个，她也可能会去把它偷来的。但现在她可是再也没有机会啦。

她把眼眯成一条缝，痛苦地盯着窗外的格特姆市。黑夜就快到来了。在阴影的笼罩下，那些高楼大厦，显得极为邪恶，特别是该市是以其建筑物的丑陋而臭名昭著的。高耸云天的摩天大楼，被几十年的尘灰弄得浑身漆黑，向满地垃圾的街道虎视眈眈地俯看着，几乎把地干线也给挡住了。从一大片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大峡谷看去，西边的天空映出一片血红……一片要求复仇的血红色。

模仿我猫女？那除非等我死了，塞莉娜发誓道。我可不想袖手旁观，让某个低劣的、二流的坏蛋假借我的名义去捞一把！

塞莉娜优雅而麻利地站起来，穿过客厅走进了卧室。在卧室的壁橱里，挂在梧桐木作的衣架上的十多件一样的黑色皮制猫装，配有与猫装连在一起的面罩及各色各样安在手套上的钢猫爪。

今天晚上，猫女准备到格特姆市的各条街上去搜寻一番——公的算什么，她想道，雌的才是这个种类里最厉害的呢。

黄鼠狼芳妮觉得很开心。这个女人矮个子，长着张小脸蛋和鹰钩鼻，油腻的头发又黑又长，是下层社会中一个专干牵线搭桥营生的人。只要有钱可赚，她可以给任何人牵线搭桥。芳妮并不特别机灵或野心很大，但她却很有用，并总算靠这种方式在格特姆市下层社会的边缘好歹混到一口饭吃。今天晚上，经过在格特姆西城一整天的押数字赌博之后，芳妮决定庆祝一下今天的好运气和突然流进了她口袋的现金。她打算横穿格特姆市一路玩下去，先到路易一路易和格拉德菲尔特合伙开的酒吧烤肉店（以其非法的吃角子老虎机而闻名）玩一下，再向东到巴哈马妈妈牛肉店兼利厄通宵半裸舞厅（以出售走私劣酒而不是以一度走红但现已色衰的舞女著名）走一趟。然后她再去蹦蹦跳跳杰克酒吧（后面房间设有轮盘赌和通宵扑克赌），接着她便前去第七大马路处的蜂王店（全是合法的玩意，气氛很好），岂料她的计划就在这时突然翻了船。

当她钻进一条胡同想抄近路时，一个黑影突然从阴暗处钻了出来。她像被火车撞了一样给撞到了一边，把她撞飞进一排塑料垃圾箱中。芳妮抓住其中的一个想使自己免得跌倒在地，但在半醉状态下她却把它也拖翻了。

最后她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身上撒满了垃圾。她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

拔腿就想逃跑。但倒霉的是那黑影却挡住了她的去路。真不知道它怎么移动得这么快。她听见了金属碰撞金属发出的叮叮声，像是在石头上猛地磨了一下刀口似的。当那黑影向她急步走近时，那声音便变得更响了。

啊，完啦，芳妮想道，我没命啦，不知是个什么疯子出来要杀我啦，这回我可没命啦——

那影子跨过二楼一个打开的窗户射出的一束散乱的光线，原来是猫女。她那黑色的服装把她从头到脚全都遮得严严实实，像油一样在半夜的大海上闪闪发光。她的钢爪子正互相敲击着，发出叮叮的响声。

芳妮心里稍觉宽慰。一个重要的罪犯发现她芳妮有用处这已不是第一次啦。天呀，有一次她给小丑跑了趟腿，结果居然也活下来了。她深深地吸了口气，那怦怦跳着的心脏也慢慢恢复正常。

“猫女，”她说道，声音里流露出恼怒的牢骚味儿。“你把我吓坏啦。”

“我要干的可不只是这个，”猫女说道。戴着手套的一只手扼住了黄鼠狼芳妮的咽喉。钢爪子扎得她的颈静脉生疼生疼的，虽尚未扎破皮肤，但用力之猛已足以把芳妮给吓破了胆。天呀，她想道，我干了什么啦？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

“告诉我关于布鲁斯·韦恩的事，”猫女说道。她的声音柔和，发出呼噜声。

芳妮发出一声被扼得喘不过气来的声音。

猫女稍为减轻了点儿扼劲。“告诉我你所知道有关韦恩的事。”她再说道。

说什么呢，芳妮拼命地想。看来只好随机应变了。

“你不是把他干净利索地干掉了么，嗯？”芳妮吃吃地笑了起来。但当猫女用一只尖利的爪子挠她的喉咙时，她又不敢笑了。她吞了口口水，然后接着说道。“你，你不是要我帮你卖掉他那玉猫古玩吧？不太好卖呢。公爵杰米这些日子要的是大件的東西……你知道……我跟他关系不错哩，你说对不对？”

“正像你说的‘干掉’，我可是在找那‘干掉’韦恩的人呢。”猫女说道。“她……或者他……弄得像是我干的似的。我要的是这个人的名字，芳妮。谁是这城里新来的？谁在大干特干？谁跟我玩猫腻，芳妮？谁？”最后一个字差点变成了一声大喊。

芳妮吓得哭了起来，泪水像断线的珍珠一样从她脸上流了下来。她两眼向左右乱转，但却不敢动一动。那爪子正向她喉咙扎进去，使她呼吸变得困难起来。

“请别……别……”她低声说道。

“这家伙是谁，芳妮？”

“可能……可能那希腊佬知道吧？”

掐紧的爪子松了开来。芳妮像被人猛推了一下似的，跌跌撞撞地后退了好几步，一边后退一边用手捂着喉咙。她摸到不知什么粘糊糊的湿东西……她知道是血。猫女掐破了她脖子的皮肤。

当她抬起头时。那黑影却早已无影无踪了。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开始啜位起来，把刚才受到的惊吓一下子全倾泻了出来。今晚什么也干不成啦，她想道，还是打道回府吧……

她跌跌撞撞地向她租有一个房间的下等旅馆走去。幸亏那旅馆离这儿只

有几栋楼远。爬了三道楼梯才到达她的房间，差一点没把她累趴下。

但最后她终于平安地回到了她那房间里。她随手锁上了门，一屁股坐到她那粗重的旧床上，好不容易才没有再次哭了起来。

要是猫女发现她芳妮说那希腊佬知道点什么完全是扯谎，她会怎么样呢？芳妮刚才是当场撒的谎。也许那家伙真的知道。他知道的事可多着呢。也许他在承认干了这事之前便死掉了。也许——她听见窗外响起了什么声音，吓得一蹦跳了起来，并差一点没尖叫起来。但当她细看时，却发现那里什么也没有。

她在褥子底下收藏了一瓶烈性威士忌。好呀，她想道，接着便把它拿了出来，猛灌了一口，接着又是一口。不一会她便差下多把这瓶酒喝了个底儿朝天。这正是我今天晚上所需要的。

这时，一只野猫开始挠起她的窗户来。芳妮吓得大声尖叫起来，她不停地大声尖叫，邻居们只好砸开她家的门进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希腊人”朱丹尼自认为是格特姆市居民东区最狡猾的骗子。不过，他自称是“希腊人”部分是出于好玩而已。他靠着拳脚功夫打跑了一个真正的希腊人——季米特里·帕帕杜普洛斯，以便独享那油水极大的流氓团伙的联络工作，为了工作方便他便袭用了这个称谓。但他自称“希腊人”还有另一个原因，他认为，要是警察想捉拿某个叫“希腊人”的人的话，绝不会想到这是个亚裔美国人。直到目前为止，他还真是做对了。

基本上说，丹尼是利用占据格特姆市各条街道为王的敌对流氓团伙来牟利。你要是想痛打一顿某个制造麻烦的市政官员，那你可以通过这位希腊人来给你安排。如果一家新开的妓院需要妓女，这位希腊人便会安排你与合适的批发商磋商。你要是要烈酒，毒品或成百上千种的非法物资或服务，你找他可就是找对了人啦。他谁都认识并保存有各种档案，只是这些档案他全记在心里就是了，因为他根本信不过记录在纸上的档案。每作成一笔交易，他就抽取百分之十的好处费。这看来油水下大，但你要是算一下，每年经他手生意的成交额，高达 10 亿美元，那你可就掂量出其份量了。

自从蝙蝠侠首次出现在格特姆市以来，贩毒、卖淫和赌博的活动已变得不那么猖獗，但却依然无处不在。蝙蝠侠虽然搞掉了几个流氓团伙的最高管理机构，但其下面的各分支却仍然能使这种丑恶的事物继续存在，而且新的和更狡猾的老板仍在不断地冒出来。这大城市里的生活一如往常，而与之同生共荣的则是各种邪恶。由于有像“企鹅”和“两面人”这样明目张胆的疯子得靠蝙蝠侠去对付，这种情形就更是这样了。

就在这时，这位希腊人就坐在他那格特姆市唐人街的一座不显眼的麻石建筑物的书房里，进行着一宗他一生中最大的交易。这件事正使他变得紧张不安。有人跟他说：“干掉那家伙！”有人跟他说：“我们想知道他是谁。”又有人跟他说：“那家伙知道怎样弄到手价值 5 千万美元的未加切割的金刚石，我们要的就是这。”

他已搞到手阿卡姆疯人院的楼面布置图，并把这些图纸摆在他面前的一张原属于一位国会议员的古色古香的胡桃木桌上。他扭亮台灯，细细察看着疯人院精巧的安全系统。我所知道的人中有谁能干这件事呢？他心里想道。钢眼辛奇？不行……他已再次被捕了。也许蛇精萨姆波能行希腊人虽然陷入了深思，但当他身后的窗户轻轻地吱的一声被推开时，他仍然听到了。正因为要让窗户在被人推开时发出响声，他才一直没给窗户的折叶上油。他虽然

住在麻石建造的楼房的三层楼上，但他并不希图侥幸，更不愿意有客从窗外突然飞进来拜访他。

他像是偶然想起来似的，不经意地呷了口罐装汽水，然后便镇定地把手伸进了桌子的抽屉。那里有支口径 9 毫米的鲁格牌手枪，是他为对付紧急情况而放在那里的。就在他的手触到抽屉把手的时候，另一只手却已按住了他的这只手。这另一只手穿着黑皮手套，指甲全是钢光锃亮的爪子……这是猫女的一只手。

“算啦，算啦，”一个柔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道。“我们准都别干会令我们感到遗憾的事，好不好？”

这位希腊人大笑起来，手从抽屉的地方抽了回来。天呀，这些所谓的超级坏蛋真喜欢当不速之客！“猫女，”他说道，“幸会幸会！敢问是什么风今天晚上把你吹进来了？”他把转椅猛一下转了过来，心想不知猫女对干掉那家伙是否有兴趣。

猫女斜靠在窗沿上，两手放在曲线优美的臀部处，目光从头罩的窄缝射出来望着他。丹尼不知道这是她戴着开有小缝的隐形眼镜，还是她头罩上反射的光所起的作用。

“信息。”她说道。

“一切都要付代价的，”他说道。“请告诉我你要的是什么，如果我能帮忙，我会告诉你的。”

“有人……”她犹豫了一下，像是不太自信似的。“有人杀了布鲁斯·韦恩。”她说道。

“这我知道。”希腊人大惑不解他说道。

“我……我要找到这个人。”

“那么那件事不是你干的咯。”

还是你要我去指信这事不是你于的呢。

“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那希腊人慢吞吞地摇了摇头。“很抱歉，塞莉娜。谁都认为是你干的。好几个专买赃物的已经对外国的收藏家进行调查哩……说是玉猫雕像据说非同一般，是吗？”

“我怎么知道，我并没有那东西啊。”

“你如果要把它出手……先拿来给我行吗？说不定我自己就喜欢它哩。”

她对准他的鼻子轻轻用爪子碰了碰。“给我查出来是谁干掉了韦恩的。查清后便来告诉我。我付你 1 万美金。”

希腊人丝纹不动。看来她没有偷走那玉猫啦？还是这只是某种奸计呢？对一个身穿皮猫装的女人。你最好不要轻信她的话，就连她显得有点性感也不能轻信。

他慢吞吞他说道：“塞莉娜，我会立刻进行调查的。我要是要跟你联系呢……？”

“这一点你别管，”她说道。“我会主动跟你联系的。”

与此同时，他心想，跟猫打交道，方法多着哩。“嗯，”他心不在焉他说道。“我想请个人干活。开价 100 万美元，不知你干不干，当然这 100 万我要提取 1 万元。”

猫女探身向前。“什么活？”

“砸某个地方放出一个人。”

“什么地方？”

“阿卡姆疯人院。”

她噓了一声。

希腊人紧接着说道：“有几个人想把里德勒救出来。事成后当面点钱。”

“里德勒可是个精神病人啊，”猫女鄙夷他说道。“对不起，这种事我不感兴趣。”她两眼流露出更温柔更勾魂摄魄的魅力来。“希腊人，给我查清是谁干掉韦恩的，好吗？我会……我会十二分感激不尽的哩。”

丹尼咽下了一口口水。她的话像蜜糖那样流进了他心里，使他不禁飘飘欲仙起来。他不禁看了看那黑皮服装是多么地紧裹在她身上，使她身上的曲线全显露了出来。而体态又是多么美啊！突然间，他真的想知道，她说的那种感激，该以何种形式体现。

“喂，”当她从窗口跳出去跳到窄窄的壁架上，他不禁大声说道。她扭头朝后瞧去，两眼碰上灯光，发出猫眼般的绿色来。“下次来走前门，行吗？”

她笑了一声，然后便消失不见了。

希腊人折迭起楼层结构图的图纸，把它们放到了一边。他深吸一口气，动手向四面八方打电话打听消息。如果有人干掉了布鲁斯·韦恩，他肯定能打听出来。不管怎样，谁有玉猫雕像出售，谁就是于这件事的人，对吧？

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自己肯定会一无所获。猫女没干那件活，可是有人为什么要将罪名安到她头上哩？这实在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此外，如果真的有有人干掉了韦恩，到现在他早该听到点儿风声了。

猫女再次作案 挖特姆博物馆惨遭洗劫

维姬·维尔 / 文

《格特姆环球报》特刊

格特姆市立古代文物博物馆昨晚惨遭洗劫，一无价之宝埃及金棺被盗。塞莉娜·凯尔，就是众所周知的猫女，目前正被警方追捉，以确定其与此案的联系。这一金棺，约长2英尺，存放一只猫的木乃伊尸体。据历史学家认为，此猫系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的宠物。

塞莉娜·凯尔，还与谋杀本市百万富翁布鲁斯·韦恩有关，谋杀手段极为残忍。此外，此女人尚与最近发生的几起失窃案有牵连。凯尔所作之案，据说全以某种方式与猫有关。警长戈登认为（接A6，第一栏）。

猫女一边在客厅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一边不断咒骂。当它们的女主人气得暴跳如雷时，那几十只神经质的猫，全对她敬而远之。

猫女无可奈何地用爪子猛挠空无一物的空气，心里但愿她所挠的，乃是假猫女那惯犯般的面孔。她会教训教训这只假猫的，肯定得这样。

当她在街上的报架上一看到这最新的大标题，便感到自己像干了杀人的事一样。她所要干的，是在到家之前，不要让自己失去控制，一到家里，她就可以把伪装扔到一边去了；而在街上，为了安全之故，她却不得不迫使自己穿上这身伪装：头戴一顶松松垮垮的帽子，披着黑色的面纱，戴着老太大的眼镜，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身穿一件邋邋遢遢的黑衣服。而现在只穿虎皮纹的女内衣，她那短短的黑头发，与她四肢的洁白无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她强迫自己放松下来。

她横穿过房间走到饰有豹子图案的沙发旁，啪地坐了下来，再次拿起了那报纸。报纸上的标题像在大声对她发出尖叫。然后，她仔细察看起价值连城的金棺那由黑点组成的黑白照片来。

好啦，她心想道，我真的要去杀人啦。她本来可以在昨天晚上计划亲自去窃取这件特别的工艺品的。可是她却浪费了整个傍晚，企图跟踪并捉住这个人，捉住这只假猫！

她要拥有那金棺，她也要拥有韦恩的那只中国古玩玉猫。但她最想要的，还是那只假猫，能在她那爪子的打击距离之内。

一只身形瘦长的暹罗猫，胆子比其他猫要大，它轻手轻脚地走了过来，一蹦跳到了她的腿上。她心不在焉地抚摸着那猫的脑袋，心想，我下一步的安排，必须万分小心。

对下层社会各种人的随意查问毫无收获。她尽管成功地使当地下层社会的很多人对猫女如同对上帝那样害怕得要命，但昨天晚上到处搜索却未能使她弄到关于她的猎物假猫女的一点线索。当然，她把黄鼠狼芳妮给惊吓了一下，对希腊人加以了试探并恶狠狠地查问了六七个人，想迫使他们吐出点他们所知道的有点价值的东西，可是他们却是一问三不知。不管这假猫女是谁，那家伙却从未在通常的下层社会露过一面。看来她得从另一条渠道来加以追查。

她轻轻地把那暹罗猫放到地板上，重新扛开报纸，强迫自己再次逐字逐句仔仔细细地读这篇报道。

最后，由于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她感到十分沮丧，这时她才忽然注意到这篇报道的小标题来。又是除了维姬·维尔，便没有别人了么？她想到，为什么这个叫维姬的女人，总是似乎首先赶到现场呢？也许这个格特姆市所钟爱的女记者，知道点有关这个假猫女的内幕消息呢。她是否知道的比她所报道出来的更多呢？

猫女脸上浮现出一丝冷冷的恶毒的微笑。她若有所思地舔了舔嘴唇。我想我终于找到线索啦，她想到。

格特姆市的屋顶，比起其街道来，稍微不那么拥挤和稍微不那么使人产生幽闭恐惧感。在每一座建筑物上，全都耸立着像导弹发射井那样的圆锥形蓄水箱。摇摇欲坠的砖砌烟囱向蓝天喷吐出浓黑的烟灰。大小和样式各异的各种各样不相协调的高楼大厦你挤我拥，像地铁里挤得水泄不通的怒气冲冲的乘客，互相用时子推挤着以免自己被挤得喘不过气来一样。在格特姆市，即使是石砌的和钢筋水泥的建筑物，也全都像是为了生存而在进行着针对对方的一场永无止息的斗争。

猫女喜欢呆在屋顶上。她蹲在一条繁华街道的一家亮闪闪的20层公寓的屋顶边缘处。在暮色苍茫里，整个城市似乎被罩在一个柔和的蓝色阴影里了。

猫女微微一笑，伸了个懒腰并活动活动了她那爪子。卷成一团的一条黑鞭垂挂在围在她腰间的一条薄银链上。在夜晚，呆在世界的最高点逡巡搜索，真使人感到活着是人生一大快事。她那乌黑的猫装，就像她身上的第二层皮似的，使她变形成了远胜于人的某种东西，既美丽而又来去无碍。

她忽然发现，就在她下方，有个人在走动。她趴在楼沿上探出身子望下去，看见有个长着红头发的女人，穿着一件入时的绿夹克和裙子，走出了这座大楼并沿着人行道向北走去。根据在电视新闻所见到的各种形象，猫女立

刻认出她就是维姬·维尔。这又是件怪事，她想道。在布鲁斯·韦恩悲惨地死去前，维姬不是常常与他约会，谈情说爱吗？真有意思……

找到维姬的地址并不难，她是在电话号码本上查到的。现在看来，她的耐心即将有所收获了。

她蹑手蹑脚地从一个屋顶跃到另一个屋顶，从令人眩晕之处穿房越脊，紧紧跟着这位女记者，等待合适的时候扑到她身上去。

维姬继续在居民区走着，最后来到该市的一个地区。该地区大都是些高级古玩店和珠宝店；这种建筑装修豪华的商店，前门总是成天大门深锁，只有在他们看到你衣着入时之时，才会开门让你进来。这里的商品没有一件是明码标价的。你要是需要知道它们的卖价，那你就是显然买它不起。

猫女想道，这时候上街买东西，是不是有点太晚了。这些商店，大多数太阳一下山就关门打烊了。她忽然觉得如有所感。这么个时候，维姬·维尔要干些什么勾当呢？

猫女在一家卖珍贵钱币和邮票的商店的屋顶上趴伏了下来。一只久经风吹雨打的屋沿滴水石雕怪兽，其尖尖的两耳和郁郁寡欢的表情，使她不禁想起了蝙蝠侠；但是这只石雕怪兽，也起到了隐蔽她的作用，使下面的行人看不见她。当然这时街上的人已经不多了。附近地区的人已开始关门停止营业，高级职员和商店老板正匆匆赶回家，而酒鬼和妓女则从各处钻出来开始其夜生活。每个商店的临街窗户，全都用厚厚的钢条格栅遮盖得严严实密。

使猫女大吃一惊的是，维姬在一条窄胡同的前面停了下来，她向前后方向望了望，然后便蜚进胡同里，一下于便消失不见了。

猫女急忙一跃越过了一个天窗，紧紧追了上去。在她这样做时，她瞥见在一根生锈的铁杆上挂着个被砸得弯弯扭扭不成样子的招牌。朦胧夜色所笼罩着的这条胡同，就叫做“宰猫胡同”。

宰猫，说得容易。塞莉娜加快步伐赶了上去。那就是维姬，塞莉娜认得出来。

维姬正站在一家商店的门口处。商店的招牌上写着：布拉德利奥多弗珠宝店。猫女蹑手蹑脚向前，猛地一跳，悄无声息地落到了这珠主店的屋顶上。

她想道，猫总是跳跃自如。假猫女懂吗？她向胡同里看了看。

宰猫胡同只是一条窄窄的小胡同，因有这家珠主店和与之一墙之隔的那家贵重珠宝镶嵌店而使之增辉生色而已。唯一的光线是从邻街的街灯射过来的，使漂浮在一滩滩蒙有油迹的污水上的垃圾泛出淡淡的灰光。一堆堆快朽的硬纸皮箱堆积在防火太平门的出口处。

当她凝视维姬·维尔时，猫女那冷酷的蓝色眼睛睁得溜圆。这位打扮入时的红头发女人正站在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垃圾桶上，透过安有粗铁格子防护的一个很小的后窗户向布拉德雷·奥多弗珠主店里张望。就在猫女看着她时，只见维姬从她的外衣口袋里掏出一双黑皮手套。小心翼翼地戴在了她手指修剪得十分齐楚的手上。然后，她从小提包里摸出一小瓶像是香水的东西来。

维姬把“香水”洒在铁格子窗的上面和下面。在显然是一种腐蚀性液体所触到之处，金属便冒起烟来并发出嘶嘶声。过了一小会，维姬使用力猛拉这些铁条。整个窗框一下子都给拉掉了，从而使这位名记者和珠宝店的里屋之间只隔了一片玻璃。

猫女吃惊得直摇头。这活计于得比她所预料的还更干净利落。维姬·维尔没有必要把塞莉娜引到假猫女那里去——维姬·维尔就是假猫女！她一直

在亲自作案，然后再写文章，把罪名一古脑儿推到我身上！真是太可恶了！

猫女恶狠狠地微微一笑，伸开她那顶端是金刚钻的黑手套的钢指甲来。好你个假猫女，咱们该作番游戏了，她心里想道。

她轻轻一蹦站了起来，猛一下跃起在这胡同的空中，黑色的天幕映衬出她那具有多处曲线美的身形来。她窜过宰猫胡同，最后终于快碰触到那珠主镶嵌店的后墙。她伸开两臂，爪子抓住了墙砖，然后便慢慢滑落下来。她转过身来朝维姬的方向喵地大叫一声，沿着墙壁滑落到胡同的地上。她那爪子减缓了她滑落的速度，使她平安无事地滑到地上并站稳了脚跟。

维姬给吓得大叫一声，那铁格子窗框也响亮地眶唧一声掉在了垃圾筒盖上。

“好呀，”猫女挖苦他说道，“你是想以假乱真来啦，嗯？”她无情地大步向维姬走过去，这只两条腿的黑豹急不可耐地想杀人啦。“你想搞些捞钱的有新闻价值的案件，然后再加以报道，嗯？一个姑娘想成为猫女，光有一双漂亮的手套和两三次破门入室的成功可是远远不够的啊。现在你可是在参加联赛，只是你大输特输了。”

维姬从垃圾桶上爬下来，满脸怕得要命的样子。她拼命朝胡同口、朝大街和安全的地方望去，但猫女一蹦站在了她面前，挡住了她的去路。然后猫女便像猫那样呼呼叫着，举起了她的爪子。

维姬一步步向后退，一脚踩在了一个玻璃瓶子上。瓶子从她脚下滑了出去，她摇摇晃晃费了好大劲才保住了平衡。她惊恐地大睁着两眼，始终紧紧地看着猫女。

塞莉娜总忍不住会拿她的牺牲品寻开心。她从皮带上摘下鞭子，朝维姬啪地挥了出去。女记者赶紧退缩了一下，鞭子间不容发地从她脸前闪过。

“快说，你这个抢新闻的家伙，”猫女呼的一声说道。“像你这样一个二把刀的家伙，是怎样干掉了像布鲁斯·韦恩这样一个大人的？我还以为你在和他谈情说爱呢。是不是玩的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日子不好过吧？”她鄙夷而怒冲冲他说道。“一定是失手干出来的吧。你手无缚鸡之力，想来不可能故意杀人的！”

她把维姬逼退得靠在垃圾桶上。猫女不知道，这女记者身上是否挨得了一鞭。

她把鞭子举过头顶，弓起腰以集中全身力量打出一鞭，从而使吃了这一鞭的维姬永志不忘。但就在她正要把鞭子挥出去时，一个深沉的声音从她后面高处的某个地方传了过来。

“行啦，塞莉娜，快把鞭子放下来。”

不行，猫女想道，这不可能是他。现在不行。她猛地转过身来、看见身后几码远的地方站着个来意不善的人影，胡同里光秃秃的墙映衬出了他的外形。他像监牢的墙那样镇静而又毫不妥协，在灰黑色中使他的形象显得十分威严。像午夜那样黑的一件厚重的斗篷披在肩上。面罩的外形显出有两只高高的尖耳朵的蝙蝠的样子。胸膛金色的徽章熠熠生光，显出两只展开的蝠翼的黑色图案。

尽管她以前也曾与他相遇过数十次，他的突然出现仍然使她不禁倒吸一口冷气。

蝙蝠侠，格特姆市的黑衣骑士！

“从维姬小姐处走开，”他命令道。他的声音里既平缓又带有欺骗性。

“塞莉娜，你追踪的时间够长了，但现在结束啦。请你别操这份闲心啦。”

天呀，塞莉娜想道，真是够嘲讽人的。这一回，她可是个无辜的受害者。她的手指紧握着鞭柄。不管怎样，她与蝙蝠侠较量过多次，也曾有过无数次的小胜小败，但现在想让她投降，那可绝对不行——更不要说被指控她作的案，她可是连作案的乐趣也没有尝过啊。

“你这回可是逮错了猫咪啦，亲爱的，”她皮笑肉不笑他说道。“我只是以公民的身份逮捕这个人，你要的这位头版小姐就在这儿。刚才她闯进这间商店盗窃的，她还偷了博物馆的木乃伊猫金棺，还杀死了布鲁斯·韦恩！”

蝙蝠侠的声音像平常一样既毫不含糊而又平静。“那已故的哈罗德·哈金斯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这也是她杀掉的吗？”

“嗯，这可不是她干的，”猫女支支吾吾道，因被人问了个冷不防而一时语塞。这个人的死与她有关，至少是多少有关。去你妈的，她默然无言地怒火中烧，这真是白费功夫。蝙蝠侠对我所说的有关维姬的话根本就不相信。

“说来话长啦，我亲爱的蝙蝠侠，不过你肯定不想在这阴湿而令人不快的胡同里听我讲完它的。”你要不断说下去，她告诉自己，与此同时，她那灵巧的手指却在背后活动起来，从鞭柄处掏出一小瓶药水来。然后，她用两只手指小心地夹住药水瓶，再用其他手指在鞭梢处弄了个活套。“我们也许可以在一家优雅的饭馆一边吃饭一边继续把话说完。我可以要碟牛奶，你则可以吸瓶血浆，或你们蝙蝠所喜欢喝的别的什么。至于维姬小姐，那就请她喝毒药好了。”

蝙蝠侠迈步向前，戴着手套的手紧握成拳头垂在身旁。“别来这一套，塞莉娜，”他不耐烦他说道。他伸出一只五指张开的手来，手套的边缘处有像鲨鱼那样的鳍。

“把鞭子交出来，现在就交！”

猫女没有任何前兆地猛地一个空翻，动作完美地落到蝙蝠侠几英尺之外的地方并牢牢地站稳了脚跟。“现在没门儿，以后也没门儿！”她吐了口唾沫，把那活套朝维姬的头顶上方挥了过去。她猛地一拉，活套紧紧地套在了这位美丽的新闻记者的脖子上。维姬发出一声被窒息的粗厉的叫声。

蝙蝠侠迅速地扫了一眼猫女和维姬，然后目光又落到猫女身上。在他未能向任何方向移动一步之前，塞莉娜把那小玻璃瓶子猛地砸向地上，把它砸得粉碎。浓浓的黑烟猛然冒出，迅速使整条胡同弥漫着浓得对面看不见人的浓烟。

猫女高兴地自言自语道，蝙蝠侠，我这一招可是向你学来的呢。她赶快戴上鼻罩，使自己呼吸不受影响。

“你有本事就把她找到！”她挑衅似地对蝙蝠侠说道。“在这位假猫女被勒死之前找到她！”

她把爪子紧紧勾住这珠宝店的砖墙，迅速爬到了屋顶上，然后便怒气冲冲地朝格特姆市的屋顶猛跑，绕过众多电视天线、卫星接收碟形天线及满是病恹恹的鸽子的各种摇摇晃晃的鸽窝，她一直猛跑到远离宰猫胡同已有好几栋楼房远的地方，才放慢她那闷着头一直向前跑的速度。

这时，她气喘吁吁，大汗在她的皮肤和她那身紧身黑猫服之中哗哗往下流淌。她靠在一个高耸云天的圆柱形大水塔上，对下一步的行动陷入了沉思；水塔塔身上涂写满了乌七八糟的文字和图画。她虽然虚张声势了一番，但她知道蝙蝠侠会在那活套对那位可怜的女记者产生严重伤害之前便把她救活。

在这座城市里，蝙蝠侠要远远胜过警察，而且还远更可靠得多。

塞莉娜从喉咙的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哮叫。她发誓说，这事可未完！你这只假猫，这回我可知道你是谁啦，不管你跑到哪里，我都能找到你。哼，下一回我们见面，新帐旧帐一起算，再也不会再有化了装的披披风的骑士来救你，使你逃脱正义的惩罚啦。

她心里已酝酿好了一个计划……

大富婆爱猫一掷千金

《格特姆闲聊报》专讯：

安娜贝尔·麦金夫人现年 84 岁，最近她从曾系股票经纪人的亡夫手中继承了一笔 2300 万美元的遗产。夫人极爱她那 32 只家猫，猫的伙食便得花数千美元——她还在其遗嘱中把她的全部财产让这些猫来加以继承！这些娇生惯养的猫咪们的生活，可谓优哉游哉，每天吃的是鱼子酱和从阿拉斯加运来的鲑鱼，盛放猫食的是纯正的白金猫碗，每只便值 30 万美元。

麦金夫人那些两只脚的亲戚们，其中包括她那位冲浪运动员女婿，据说对这位爱猫的寡妇对猫咪们如此慷慨大方，一掷千金，全给气炸了肺。但直到目前为止，众律师们对于这位富婆和猫咪们的生活方式仍然找不到任何借口加以干涉。这些猫真可谓猫福不浅。

读者请别忘了，这务消息你可是首先从《格特姆闲聊报》读到的。

塞莉娜站在她卧室中能映照全身的大镜子前化着装，她抚平了她那身垂至脚踝的黑色庄重但显单调的主妇服装上的皱折。她正了正盘成老式的一团白色假发，直到没有一根黑头发露出来才放了心。她用淡粉红色的唇笔抹抹双唇，这与然没有她所喜欢的血红色那么光鲜亮泽。她叹了口气，心想，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任何重大的计谋都是要以付出牺牲作代价的。她现在所急需的，是一顶恰到好处帽子和一条寡妇的黑色纱中，好使她完全改头换面成为性格古怪的麦金夫人。

过去的几周这个古怪的化名给她帮了大忙，但她希望，那些与今天相比，就算不得什么了。

一张廉价的图文并茂的报纸，登满了有关麦金夫人和她那些宠物的各种大标题和彩色照片，有些猫还躺在了她的梳妆台上。她瞄一眼那报纸，恶毒地大声笑了起来。像《闲聊报》这样的二流图文报来说，它的长处，是可以毫不费力地刊登各种奇闻。想到这里，她不禁高兴起来。只要给他们寄去一篇配有适宜彩照的“大众兴趣”性文章，他们就会只字不动地原文照登，根本不想费心花工夫去查证落实一下。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安排：《闲聊报》有了条好新闻，而她则在其中装上了陷阱。而且陷阱的诱饵很快便发生了作用。

像是得到了提示似的，蜂音器在几英尺远的地方大声鸣响了起来。塞莉娜急步穿过豪华的卧室，按了按安在墙上的通话装置的对讲按钮。她停了停，用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太太的那种犹豫不决的耳语般的声音说起话来。

“谁——呀？”她对通话器说道，然后便松开了按钮。另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通话器上传了回来。声音虽然有点失真且显平静，但却清楚而优美，显得出是某个习惯于在公共场合说话的人的声音。

“麦金夫人吗？我是维姬·维尔。我们通过电话，你还记得吗？我可以采访一下你和你的那些猫吗？”

“当然可以啦，亲爱的。”猫女用老太太的声音答道。“我马上开门让你进来。我是不是告诉过你我住在顶楼呢？这儿有电梯，所以你不必爬楼梯

上来。我能下去亲自接你上来就好了，但 26 道楼梯可真够我爬的……到年纪啦。嗯，我想你能理解。”

“ 没问题， ” 维姬说道。 “ 我马上就上来。我早就盼望能见到你和你那些宠物啦。 ”

猫女微微一笑，舔了舔嘴唇。 “ 我会等着你的。 ” 说着，她便从通话器旁走开。她心想，你这个假猫女，我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是打我那些有名的白金猫碗的主意来啦。好吧，你会发现我这位老太太，可不像布鲁斯·韦恩那样娇生惯养、有气无力的公子哥儿那么好对付呢！

“ 跟我来，姑娘们和小伙子们， ” 她对在卧室里转来转去的许许 + 茫泵澳邮蠓过堆接穆 * 芥啮假蜜还我吐的位袖牧涤庚 + 四绮羴档馈p ' 者 衣皮 赳 ,L J: j 偈紱磋+

的椅子。

维姬坐了下来，打开手提包，从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袖珍型磁带录音机来。“你不反对我录音吧？”她问道，说着把这录音机摆在她们之间的一张胡桃木茶几上。一只身型瘦长的退罗猫一跳跳到了茶几上，对着这机器好奇心十足地闻来嗅去。

猫女偷偷瞄了瞄维姬的手提包。她提醒自己说，千万不要忘了那种强酸性香水。她对着那只灰猫的耳朵不知耳语了些什么，然后便把它放到地上。它从桌子上走过去，看来像是愿意这样做似的，爬到小提包上蜷成一团睡起来。

“随你的便，就用录音机好啦。”猫女大大方方地回答道。“真想不到这些机器今天竟变得这么小巧玲珑啦。可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接着她便随随便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往事。

另一只猫，是只灰黑条纹相间的虎猫，从维姬那祖母绿色的外衣前面爬了上去，轻轻咬着她那外翻的衣领口。这位红头发记者始终微笑着，但却无法完全掩饰住一丝畏惧。

在那面纱的遮掩下，塞莉娜大谈特谈当代技术所创造的各种奇迹，不时还咧嘴轻轻一笑。你怕猫，是吗？她心里想道。我不想说我感到吃惊，但在你决定想捞过界之前，这一点你不是早该想到了吗。

维姬耐心地等待“麦金夫人”讲完她又长又臭的、纯属编造的回忆，然后她便竭力想把谈话题目转到她所感兴趣的方面来，这显然使猫女感到讨厌。“嗯，我相信，我们的读者一定会很乐意听听有关你自己和你所有这些美丽且显然十分可爱的动物所作的安排的所有方面的事情。登在《格特姆闲聊报》上的那篇文章很吸引人，但正如我早在电话里就告诉过你，我希望你稍为深入地谈谈这个，把有关你的这些猫及它们为什么对你如此重要的整个情形说一说。”

塞莉娜极力忍住不打呵欠。她心想，维姬为什么一味追究这个摸不透猜不着的谜呢，她现在可是关起门来和她谈话啊。难道她认为麦金夫人准备把她那些金猫碗全数送给她吗？

维姬探身向前，按下了录音机上的录音按钮。那只虎皮公猫猛一下从她的衣服上滑落下来，姿态优美地落在了那茶几上。它那成了一条缝的眼珠瞪着维姬，从喉咙深处发出一声低沉的咆哮声。

塞莉娜伸出手去挠它的脑袋，一直挠到它不再咆哮。她想，还早呢，不过快了。

那位女记者不理睬那猫。“呃，请你谈谈你为什么这样喜欢猫吧！”她说道。

塞莉娜心想，这个问题问得真蠢。“因为，”她说道，对这种游戏厌烦起来了。“它们不害怕自己照料自己……而且它们本质上是食肉动物。”她忽地站了起来，腰不弯背下驼，根本不像是个老太太。那种有气无力的颤巍巍的声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低沉而狂暴的呼呼声。“此外它们的爪子锋利，就跟我的一样。”

维姬吓得直喘气，脸一下子变白了。“猫女！”当她企图一蹦站起来时，脱口说出了这句话。塞莉娜猛一下把她重新按回到椅子上。

“再次见到你真高兴，维姬！”她咆哮着说道。她一把把头上戴着的帽子和面纱扯下来扔到客厅对面。在昏暗的灯光下，塞莉娜的黑发闪闪地发着

丝般的光泽，她那蓝眼睛则闪烁着冷酷而恶毒的光。“我是否该叫你……假猫女呢？”

“猫女……塞莉娜。”维姬恳求地但却勇敢地说道。“我们可以把这事好好谈谈。别作任何会使我我感到遗憾的事来。”她再次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这回却是慢慢站起来的，然后便开始向门口处退去。

“采访结束啦，维姬小姐。”猫女宣布道。“该给钱啦。”接着她便猛地拍了拍手掌。在客厅各处的每一只猫，全都僵住了似地一动不动并竖起了耳朵。“咬！”她命令它们道。

好几十只猫突然像疯了似的扑向维姬，呼呼地怒叫起来。一只愤怒的爪子扫了一爪她的脚踝，立刻便留下了三道平行的、血迹斑斑的爪印。有20多只猫则在维姬和前门之间乱蹦乱跳。

它们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把她逼得向后横穿过客厅，最后逼到了远处的一个角落。猫爪在挥舞，个头最大的和最胆大的那只暗褐色曼克斯猫，猛一跃扑向了维姬。维姬尖叫一声，赶忙用两臂护住了脑袋。

“等一下！”猫女赶忙说道。

那些猫稍微向后退了点儿，在维姬周围围成了半圆形。它们的背脊像通了电似的猫毛直竖，有几只则呼呼直叫，尾巴摇来摆去。它们把她逼得无路可走，而且也知道这一点。

猫女对她那些宠物投去深情的一瞥。“它们太可爱啦，是不是？”她抑扬顿挫地问道。接着她瞪了维姬一眼，说话的声音立刻变了，变得冷酷而残忍。“你这只假猫，现在给你两种选择：一是让我这些毛茸茸的小朋友把你撕成碎片；二是你得告诉我，那些主物都藏到那儿去了。”

“什么宝物？”维姬轻声问道。听到她的声音，那些猫一下子噉的一声叫了起来，吓得她赶紧把脚往后缩。

“就是那只中国玉猫和木乃伊埃及猫的金棺，这还用说吗？”猫女说道。她伸手在沙发软垫底下摸了摸，摸出一套带钢爪子的皮手套来并迅速把它们穿上。“别给我来这一套啦。要么赶快说，要么就把你喂了猫了。宝物藏哪啦？”

维姬犹豫了一下，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一大群小杀手，它们正等待着，命令一下立刻就扑上去。她吞了口口水，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便张开了嘴。

好精明的女人，猫女得意洋洋地想道，说不定我只伤害你一点儿就算了。

但维姬张开口却不是但白交待，而是尽力放开喉咙大喊道：“蝙蝠侠，快来呀！”

一声震耳欲聋的玻璃破碎的响声过后，只见猫女身后巨大的赏景玻璃窗给砸得粉碎。猫女急忙转过身来。正是蝙蝠侠，他又汗两脚飞着，身上巨大的黑色披风在飘扬起伏。他一定是用蝙蝠绳从高处荡过来的。猫女知道这一点，她以前就曾经见过他这样做过。

他轻松地降落到猫女面前。当他松开蝙蝠绳时，那东西便像蛇一样扭动起来，转眼间便不见了。

“靠边去！”猫女气呼呼地说道。“我不许你再来碍我的事了！”

他坚定地向前迈了过来。

“蝙蝠侠……”她轻声说道，边说边往后退。

他现在距她只有几英尺远了。

“亲爱的……”她喃喃地说道。

他伸出手去抓她的手臂——她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猛踢一脚，姿势极其优美。这是她练过的最拿手的武功之一，不偏不倚地正踢中了蝙蝠侠的胸膛。他那护身甲虽能挡住子弹，使之无法穿过，但是却挡不住这猛踢一脚的冲击力。

他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好几步远。

塞莉娜跟步向前一跃，用她穿着的那双坚硬的老太鞋的鞋掌再次踢在蝙蝠侠的胸膛上。当她向下落地时，她利用惯性作了一次急旋，两腿依次扫到了蝙蝠侠的膝部。他于是头重脚轻地像一棵树那样倒了下來。

“猫咪，咬！”她大声喊道。

当猫女站起来时，那些猫从四面八方窜了出来。她听得见它们从喉咙深处发出的咆哮声，像远处的雷声那样是一种充满愤怒和敌意的隆隆声。它们像一只猫那样一齐扑向蝙蝠侠，呼呼叫着、挠着、撕咬着。

塞莉娜知道这些猫只能阻拦住蝙蝠侠一两秒钟的时间，但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那个叫维姬的女人，瞧着那一大群猫扭动着的躯体，惊恐得卧瞪口呆。塞莉娜朝她跑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臂把她向卧室拖去。拖到半途时，维姬恢复了理智，于是便极力挣扎反抗起来。猫女对准她的脸猛击几掌，打得维姬两眼发直，像一堆肉那样瘫软在地。

猫女以优美的姿势把维姬提了起来，猛一扭腰把她扛在了肩上。在额外重量的负载下，她有点站立不稳，但终于很快把她背进了她的卧室。

这卧室的门足有两英寸厚并衬有一层钢板。她把大安全门栓拔掉，然后放上一条铁棒来代替它。这样蝙蝠侠要想闯进来，就得花点工夫了。

外面，猫群的进攻声音最后变成了一连串可怜的喵喵声和几声痛苦的大叫。她能想象得出蝙蝠侠把猫一只只从他身上扔出去的样子，不过她知道他不会伤害它们。他对动物怀有一颗爱心，就停她对他怀着一颗爱心那样。

她准备当天晚上去把那些猫捡回来，或为它们救治摔伤解救里德勒是一回事，解救她那些猫则是另一回事儿。但当前对她来说最主要的事，是把维姬·维尔弄到安全的地方。她要对维姬加在她身上的恶名进行报复，用慢慢的折磨来对她实行清算。

她把维姬扔在床上，然后穿过房间走到窗户边。她把大玻璃窗门推开，迈步走到一个小阳台外。一切均像原来一样——一个黑色小背包就摆在看来像是灰色的花园用水管的一捆东西那边。

她把那背包背在肩上，重新跑回了屋里向维姬走去。她把假猫女扛在肩上向外扛到阳台上，然后用那管子绕在自己身上捆了两圈，最后爬到围绕阳台的墙顶上。

从这里往下看，其高度使人一看便头晕目眩。不过这至少算是个可以软着陆的地方：在她的寓所和人行道之间，长满了修剪齐整的青草和一些灌木丛。

她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往下跳。

“塞莉娜，千万别跳！”蝙蝠侠的声音从右方传了过来。

她向这建筑物的另一边望过去。在 20 英尺之外的地方，蝙蝠侠就站在她那客厅的赏景窗的洞口处，这洞是他刚才砸破的，窗框上还残留着参差不齐玻璃块。她对着他发出猫样的呼的一声。

接着，她猛地一跳，跳进了虚空之中。